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最近官場秘密史 第二卷 查牙帖師爺得意 教方法和尚多情

話說車小霞車孝廉，卻是徽州府休寧縣人，與楊厚夫楊觀察是姑表兄弟。向在江西糧道那裡辦文案。因為喜嫖兼賭，把飯票鬧破了。於是跑到湖北來找楊觀察。不到幾天，齊巧尹再生尹大令得了新陽的釐差，就薦了去。次日便到尹大令公館拜會，接談之下，尹大令大為對勁。但是文案一席，釐局老總滕觀察已薦了一個姓梅的。這車孝廉又是做定的文案胚子，若是給他別的事情，光景一年不興的。小小局面請兩位文案，那末何苦來呢？楊觀察的面子又是卻不得。小霞這人其實漂亮，兜底一想：橫豎皇上家的錢，多花幾個，干我什麼？正在躊躇，只見小霞陪笑道：「再翁起程的日子沒有定嗎？」尹大令道：「已檢准了，就是後天。小翁的行李，兄弟打發底下人到寶寓來顧我們都是要好的，可以隨隨便便。若要鬧這虛架子，那就乏味了，兄弟是最不歡喜的。回來我們一塊兒喝酒，一搭地玩耍。假如拘拘束束，一個兒掛著東家的臉子，一個兒拿著老夫子的張致，兄弟先說在前，斷斷乎不作興。」小霞道：「最好！最好！」又談了些別的，告辭走了。過了一日，尹大令僱了三條大號紅船，帶了司巡人等，趕赴新陽，擇日到差。一切排場，不必細說。且說那新陽離省八百餘里，與陝西接壤，是個極熱鬧的區處。原有「小漢口」之名。尹大令得了這個優差心裡高興，還在其次；倒是新陽這個地方有幾處特別的玩笑場場。尹大令、車孝廉在這門子上很是氣味相投，且都歡喜抽幾口鴉片煙。這時節已是禁煙的飭令森嚴，非同兒戲。尹大令就在這點子為難，到底在局子裡公然抽鴉片煙，似乎說不去。有天，車孝廉笑嘻嘻的同尹大令道：「吃我找到一個好去處來哩！」

尹大令裝著抽鴉片煙的樣子，道：「可是這個嗎？」車孝廉道：「不但這個方便，還有更甚於此的好處哩！」尹大令聽說嘻開了嘴，只應道：「嗚嗚嗚！」車孝廉又道：「這裡東明巷裡頭有所叢林，叫做『觀雲寺』，寺裡的長老喚做竹虛和尚。這竹虛和尚從前在上海時，同我很知己的。後來我去江西了，就此分手，迄今已有五六年了。方才在街上閒逛，齊巧又撞著了他，便邀我去寺吃了茶。豈知這寺裡很有幾處曲廊洞房。好個秘密抽大煙的去處。這是一件好事情。再翁可知道這裡的古地名就是『下蔡』，本來有好女子的地方。這裡風俗最喜佻佛，凡是朔望，傾城士女排家的人廟燒香，又是這觀雲寺為總匯之處。所以不要說初一、十五這兩天觀雲寺裡自朝至暮，有千百個好婦女，看個滿飽。就是平常日子也陸續不斷，每天裡只怕也有五七個、三二十個，那怕風雨雪也沒有脫空的日子。據竹虛和尚說很有些標緻的呢！」

尹大令道：「竹虛和尚，這名兒好熟！當巧我在上海辦織呢，公司的事情，曾經有個竹虛和尚是會相面、算命的。」車孝廉道：「一點不錯。他在上海英國租界，那條馬路上？竟記不起來了，只記得他對面是座戲園子，那個周鳳林就在這座戲園子裡唱戲的。竹虛和尚貼准在對面借了一樓一底的房屋，開那個叫什麼『靈山下院』？上海人叫做『佛店』。」尹大令搶口道：「不錯！不錯！就是此人。我也有些認得的。既然有這個去處，我們去找找他。」車孝廉道：「這時兒已有五時鐘了，索性吃了夜飯去。」

尹大令便連聲催廚子開夜飯。底下人回道：「米還沒有下鍋呢。」尹大令大喝道：「混帳！王八羔子這是什麼時候了？米還沒下鍋。當差這麼拖沓貽誤要公，這還了得！拿帖兒送這王八羔子到二府衙門去打二百板子，好叫他狗腿上受用。」車孝廉悄悄的道：「快別這樣，這時兒原還早哩。我們私底乾的攬，吃不住風浪的，就是半夜裡抽幾口煙，保不住他們有點覺著。如今禁令何等嚴密，當差使的人員更非尋常可比，他們雖是不敢攬什麼亂子出來，然而還是施點子小恩小惠，使他們感激，到底安心些。就是倪方伯開缺的，歸根結蒂不是排水的王老三鬧出來的把戲嗎？所以這些下人們面上還是模模糊糊不會吃虧。總而言之，大抵做官的人結不得一點子怨在外面。常言道『小猷生大浪』，真真說煞不錯的。」

尹大令點點頭道：「小翁說得是。兄弟到底年輕，閱歷還淺，很有些見不到的事情。然而，十三姨和兄弟是有首尾的，兄弟還怕誰？」車孝廉湊上一步道：「嗚！十三姨同再翁不是尋常的交際，竟有肌膚之親嗎？」尹大令愣了一愣，想索性吹一吹，賣賣風流。便微微的一笑道：「小翁我們是知己，說說也不在乎！不過外頭露不得風聲的。若說十三姨，是最賞識兄弟的。不信將來見了十三姨所生的十九少爺的面貌像兄弟呢？還是像老頭子？就是這差事，雖說是不很好的，然而謀的人竟有幾十個。裡頭王爺哩、大軍機哩，這麼大的帽子還弄不到手，兄弟竟取之宮中然。小翁想吧？」車孝廉道：「原來如此！那末外邊的謠言不足憑信了。」尹大令道：「謠什麼？」

車孝廉道：「其實沒關係的。不過說再翁這會子花得不少呢！十三姨跟前花了值到萬金之譜的首飾，並且跑上房的施大爺也敲了三千金的竹槓去。這麼著，那是沒有的事兒哩！不用說吧。但是晚生到這裡日子不多，官場交際一點不知道。不過這麼行賄謀差，公然在大庭廣眾之間昌言無忌沒有影響的呢，倒也罷了。若如果然有這樣的事，不怕人知道的嗎？」尹大令笑道：「如今的世界還有些公道嗎？」正說到這裡，開進夜飯來了，尹大令道：「別說閒話了。吃了夜飯，干我們的公事要緊。假如要曉得這裡的情形，得個當兒再說吧。」於是匆匆的抓了兩碗飯，盥洗已畢，也不帶底下人，同車孝廉從後門裡溜了出來。道：「這裡到觀雲寺有多少路？」車孝廉道：「大約半里路吧？」

說著一直撲奔觀雲寺來。原來這觀雲寺在馬陵山下，門外有百十株紅柳樹，果然是個絕大叢林。中間豎額朱底金字寫著：敕建觀雲禪寺洪武元年重修尹大令道：「不錯了！這裡是朱元璋披刺之處。」進了大殿，車孝廉道：「竹虛和尚的靜室在東首裡進去的，我們找去。」尹大令道：「如此香火極盛的大叢林，怎地不見和尚？」說著，恰恰撞著一個十五六歲眉清目秀的小沙彌，頂上留著一圈三寸來往的劉海發，穿著蟹殼青絹道袍。見了尹大令、車孝廉連忙陪笑道：「兩位老爺，客廳裡待茶。」車孝廉笑道：「大和尚呢？」那小沙彌道：「師父在房裡。」車孝廉道：「這位是釐金局總辦尹大老爺，同大和尚是知己朋友。我便是姓車，方才來過的，多是要好很的。小師父就引我們房裡去。」

那小沙彌認了一認，道：「車老爺，方才同師父一塊兒回來的？我竟眼鈍得很，一會兒就認不真了。」說著笑了。尹大令、車孝廉也笑了一笑。跟著小沙彌彎彎曲曲走了十來間屋子，穿過了兩三層院子，忽覺鼻子裡一陣鴉片煙氣。接著小沙彌推進那間小屋子道：「師父。車老爺、尹老爺來哩。」竹虛和尚在煙榻上一骨碌爬起來，笑迎著。車孝廉替尹大令通了名姓。竹虛和尚深深的打個問訊，認了認道：「尹老爺很是面善，那裡會過來？」尹大令道：「大和尚前兒在上海會過好多回哩！而且賤造，也曾請教過呢。」

竹虛和尚大笑道：「如此是老朋友哩！」說著讓尹大令、車孝廉上炕抽煙。跟便叫小沙彌泡茶、掌燈。談了幾句應酬閒話。又說：「前天聽說釐金局的武老爺期滿了，接辦的是姓尹。不料是我的尹老爺，又是車孝廉車老爺在一塊兒，多是老朋友，那是十分好哩。」尹大令道：「大和尚如有見教，我終辦得到。我初辦這個局面，地方上的情形還不清楚。大和尚一定是高明的，請教，請教！」竹虛和尚道：「出家人也不曉得什麼的。不過車老爺是文案師爺，恭喜！恭喜！這個時際可以弄兩個哩。」車孝廉道：「這個時際，我竟不曉得。怎麼可以弄兩個呀？」竹虛和尚道：「哇哇哇！不錯，不錯！尹老爺是頭一次當這差使，車老爺又向在江西，也不是釐務事情。我們多是知己，敢不效勞效勞，幫著老爺多弄兩個快樂快樂。」尹大令、車孝廉都說道：「大和尚慈悲方便，我們的氣運便濟了。不但這個，還有別的，求大和尚方便呢！」

竹虛和尚哈哈大笑道：「力有所建，自然報效。且說江經的，現在是秋收之際，六陳鋪戶都該請領部帖，才能設肆買賣，很有奸商蠹民作弊隱盛，所以要派司巡出去查查。但是釐金局的文案師爺位置雖高，其實是個苦惱事情，倒不如巡丁容易弄錢，終不過拿幾吊薪水罷哩。要巴巴望望直到期滿行御，也要看東家的出手交情，多少送幾個，大抵情形也不過幾百吊錢吧。辛苦一年，一古腦兒只怕夠不上一千吊錢。所以歷來查照的一件差事，終是調劑文案師父的。」

車孝廉恍然道：「原來也有弄錢的一條路子，聽說期滿保舉是文案上的頂缺呢。」竹虛和尚道：「這是空閒事情，又不能抵錢

用的，因此拿來賣掉的倒十有八九。我且教你一個查照的法子，若然不知道這訣竅，還你跑出去一個摸不到。」便如此這般的說了一套。車孝廉、尹老爺都稱讚道：「妙極！妙極！不然模模糊糊的怎樣查得靈清呢？」竹虛和尚又道：「車老爺好在剛接手，出其不意，快點子就出去查，並且已是時候了，不然各鄉、各鎮做這買賣的人交關子有能耐，老早已在那裡探聽，這回子的文案師爺的脾氣怎樣？吃那裡一功的？他們最得意的是吃媚功，竟有串通土妓，假充著或是內老班哩，或是女牙子哩，忘了臉恥，什麼做不來呢？」

車孝廉道：「阿呀壞了！大和尚，若是他們玩出這個把戲來，那末不得了！休說弄不來幾個，只怕還要花兩個呢。那是我沒有帶錢來澆裹在這門子上。」竹虛和尚忙掩住車孝廉的嘴道：「車老爺可別亂嚷嚷。可知道對面雖無人，隔牆防有耳，吃他們打探去了還了得嗎？老實說『千里為官，只為錢』，不然，老遠的跑出來做什麼來呢？和尚沒有別的孝敬，但望老爺們多摸兩個回去快樂快樂，就是和尚替菩薩立言了。」說得車孝廉、尹大令都笑起來。笑了一陣，尹大令道：「大和尚，我同你商量，局子裡房屋不寬舒，還且囉哩的很，不好辦事。我同車老師兩個同你大和尚借幾間幽靜點的房屋來住，租錢貴些倒不妨，只要大和尚答應就是。」

竹虛和尚笑道：「說那裡來的話？我們這裡，歷來貴局裡的老爺都歡喜借這裡做公館，凡事便宜些。只有前任武老爺這老頭兒，性子兒來得古怪，不放和尚在眼裡，和尚就有點不高興他。他也不要問和尚租屋子，和尚也沒工夫同他拉交情。不是和尚扯口。問問他辦這個差使夠得上比較嗎？交卸下來不怕他不當了當頭，才得走路呢？」尹大令忙陪笑道：「兄弟一來是生手，再則素來沒有留心釐務上的交道，諸事求大和尚栽培！」

竹虛和尚一聽尹大令的話非常暗喜，沒口子的拉著「老朋友」三個字來敷衍。尹大令也是歡喜，以為得了個幫手，著實灌了好些米湯。過了幾天，尹大令、車孝廉搬到觀雲寺去祝接著車孝廉便出差查照去了。暫且擱一擱。單說尹大令奉藩台交下來的那位文案師爺，卻是姓梅花的「梅」，號養仁。四川夔州府秀才。當初藩台沒有發達的時候，在家教讀。梅師爺是從他唸書的，倒是嫡親師生，交情卻也不保只是梅師爺有點土頭土腦，做不得大事。家裡還有幾畝薄羽稍可過活。所以老師發達之後，並不走路子謀事情。也在家裡教書，不想發財，心裡還巴望將來科第中得意，豈不香脆。就把老師做個榜樣。何奈科舉已停，又遭連年水旱，家裡存活不得，於是來找老師謀一個位置。且說別的事情做不來，只有釐金上的事情還懂得一些。原來他家裡對面，恰恰有個釐金分卡。暇的當兒，同卡上司事們談談天，所以有點知道。及至預備出門的時節，又著實討教了一番，便自詡為釐金熟手。那卡上的司事又同他要好，把釐務上的公文格式抄了一套底稿給他，並報銷四柱也抄了一份。於是只要老師薦他一個釐金文案事情。所以尹大令稟辭的措口，藩台便交下來。豈知尹大令是個漂亮人物。見這梅師爺語言無味，面目可憎，已老大不高興。何奈是藩台交下，沒法子只得請他吃一年飯，拿兩百吊錢，光這面子。然而，梅師爺自以為腰子硬，又是老手，到差之後，文案上還有車某人，心裡已不舒服，已癩了好幾天的氣。這天，忽聽說車某人出差查照去了。這一氣竟氣得非同小可！便穿了大毛藍布袍、元青羽綾四方大褂，掛了黃銅大圓凹光目鏡，一直來到觀雲寺求見東家尹大令。尹大令齊巧承竹虛和尚要好，把一個鄰捨家的女孩子叫什麼春香的，摟著吹大煙。竹虛和尚也在一邊湊趣。這當兒心腹家人喚做尹升的，回道：「局裡梅師爺請見。」

尹大令正在開胃的分際，那有工夫見他。便道：「不見。」尹升答應著去了。一會兒，又回道：「梅師爺有要公面回。」尹大令一跺腳道：「不識竊的狗驢子！你也好耐性兒，一趟一趟的替這王八羔子回……」說猶未了，只見梅師爺已撞了進來。慌得春香沒腳兒的朝裡開跑。尹大令已氣得面皮鐵青，到底藩台交下來的人，不敢發作他幾句。只得說聲「坐」。梅師爺陪笑道：「東家好高樂！晚生跑來打叉了。」竹虛和尚便卸過一旁，聽他倆講話。梅師爺道：「晚生承敝老師的情，叫來東家這裡報效，晚生雖是第一次出來就館，然而釐務上頭也略知一二，車小翁是文案，晚生也是文案。車小翁查牙帖去了，晚生也應報效這一趟。要車小翁偏勞，晚生便是屍位了。所以特地來請東家的示，晚生明天也要出去走一趟。至於調派司巡、炮勇一切事情，晚生通統理會得，不消東家操心。」說罷，斂手斂腳懶著坐著。尹大令聽了這一泡沒情理的話，已惱的要不得。便「哼」了一聲，也不說話，躺下抽大煙了。梅師爺見東家不理他，心裡沒趣，便搭訕著去下首煙榻上一橫，又陪笑道：「東家這煙膏子還是省裡帶來的？還是這裡煎的？只怕這裡沒有好土買，價錢花得多，還沒好煙抽。晚生這趟出去，好歹弄點真雲土孝敬東家。」

竹虛和尚忍不住要笑。尹大令氣得發昏，便吆喝尹升道：「混帳東西！當的什麼差？放別人亂跑、亂叫，仔細揭你的皮。還不給我撐出去！」尹升也沒好氣的朝著梅養仁道：「文案師爺，既是要出來討碗飯吃，也該帶著眼珠子。走！」梅師爺道：「噢！奇了，眼珠子是牢的東西，跟著人走的。那裡有這話，沒有的事，大爺別和我玩。」尹大令急得沒法，道：「世上那裡來的這種怪物？」竹虛和尚看著不得開交，便走過來，陪笑道：「這位是梅師老爺嗎？客廳上去拜茶。梅師老爺方才的話，和尚理會得。」說著半拖半扯的把梅養仁弄了出來。到了大殿上，正色道：「梅師老爺是高明的，豈有東家跟前說得這種的話嗎？怕不打破了飯碗！勸你師老爺安靜點吧！」一路送出了山門。梅養仁癩著一肚子不高興回到局裡，一味的歎氣。局子裡的司事，因為東家瞧不上他，便沒有人和他親近，只有一個計司事同他還說得來。瞧他一味的歎氣，不知為了什麼？便問道：「養翁從那裡來？怎地不高興？」

梅師爺便把一切情老告訴了計司事。計司事便道：「阿呀！養翁，鬧出亂子來了。只怕你要分手哩！」梅師爺愕然道：「兄弟是藩台的路子，只怕他沒這個膽量呢！」計司事道：「養翁，真真不經事。養翁有藩台的路子，東家有撫台仗腰包呢！撫台倒也罷了，可知裡頭還有十三姨太太同東家說得來呢！於是撫台且奈何他不得！」梅師爺慌道：「如此，如之奈何！」計司事仰著臉盤算一回道：「只有個推車撞壁的法子，大約請你回省的條子早晚就要發出來哩。與其吃他開除，掃盡面子，不如自去請假，透個風聲說『東家偷吸洋煙，奸占民女，與淫僧竹虛和尚狼狽為奸』等情，回省去是有道理的。看他吃得住，吃不住。」梅師爺道：「那個道理又是怎樣的辦法呢？」

計司事笑道：「養翁真真忠厚長者。這點子還找不到？要兄弟說哩。如今最凶的是上他的新聞紙。」梅師爺恍然大悟道：「不錯，不錯！新聞紙是外國人的交涉。不要說督撫見了嚇慌，便是政府裡也見了搖頭的。照這樣說起來，怕不叫車某人回來，請兄弟去查牙帖哩。回來，兄弟提一成富餘孝敬你老哥吧！」正說著，只見賬房師爺捧著一卷錢票，笑嘻嘻的朝著梅養仁道：「養翁，東家有條子在這裡。這裡二十吊錢，請養翁收了。」梅師爺呆了一呆，接過條子瞧，是給二十吊錢的川資，叫他回省話。又氣又急又丟臉，一句話說不出。賬房師爺搭訕著走了。計司事道：「完了！光景這條子定是尹升送來的。還在外邊呢。索性把方才所謀之計嚷出來，瞧著怎樣？假如靈，果然是好；即使不靈，也沒奈何了！」

梅師爺一想：不錯！便按著計司事教導的話，提高嗓子嚷了一陣。果然尹升送了條子來和賬房師爺談天。聽得句句明白，便趕回去，一五一十回了尹大令。尹大令倒也有點兒著忙，同竹虛和尚商量。究竟和尚有些見識，便道：「不妨先上個稟帖到藩台衙門去，反說印抽鴉片煙，勾引婦女等情，讓藩台先存一條梅養仁不是好人的心在肚子裡。那就不信他的說話了。」尹大令道：「果然好計。但是小霞不在這裡，他雖是個大挑知縣，只會做八股，公事筆墨其實吃不祝」竹虛和尚道：「等車老爺回來是不及的，不妨我們商量一個稿子來，舉人也中了，白字是不會有的。和尚雖是肚裡有限，常幫人家打官司，做稟帖也還來得。」

尹大令大喜道：「大和尚真了不得！佩服佩服！」於是連夜扛幫成了一個稟帖，彼此自贊了一回，明日一早送到縣裡，請交驛站，飛遞回刺梅養仁氣了一夜不曾合眼。又等了一天，指望東家著忙，重新留他。過了一日，音信杳然。到了第三日，頓不住了，只得卷捲鋪蓋，搭船回刺這且慢表。且說車小霞車老師當日討教了竹虛和尚的計較，便帶了兩條炮船、十六名巡勇、四名家丁，桅桿上扯起大紅白字的旗幟，寫著：「專辦新陽鎮百貨米穀統捐總局」

十三個大字。車孝廉行裝打扮，中艙坐定，一路呼么喝六扯起滿篷。駛了一日，離韋陀鎮不過五六里，時已傍晚，車孝廉便吩咐攏船，把旗幟收過。抽了半夜的大煙，打了個盹。次日便帶了一個心腹家人名喚蕭任的，上岸而去。預先囑咐坐船開到韋陀鎮伺候著。他倆一主一僕朝著鎮上奔去。奔了五六里，車孝廉已喘做一團。到了市上，先泡盞茶喝了。歇了一會兒力，瞧那市鎮十分熱

鬧。卻是個大市面，與陝西接壤，重要的所在。又是糧食，豆麥轉運存頓的區處。所以同新陽鎮比較起來，還是韋陀鎮來得繁盛。並且還有個戲園子，可想市面的狀況了。車孝廉道：「不料這裡倒有個大市鎮！」從正街上查起，應領部帖的行家便一一記在外國簿子上。直查了半日，大約十有七八了。車孝廉實在吃不住了，便找到座船，已上氣接不著下氣，腿酸腰疼，鼻涕眼淚裝了一臉。雅片煙癮發到九分九了。本來不及弄別的，叫蕭任打開煙具，一連抽了十來個蜜囊大的煙泡。說也奇怪！頓然腰背筆挺、精神滿面，拿著外國簿子數了數，只有七十三家應領行帖的鋪戶，心裡老大的高興起來，很可以摸一票，發個小小的利市。其實天已黑了，胡亂抓了兩碗飯，把竹虛和尚教導的法子默想一遍，急忙的如法炮製。把預備好的一封信使蕭任立刻送到分司衙門去。

那分司老爺姓邵，號笑吾，江蘇松江府金山衛人，是個巡檢，雖是個微末前程，這個卻是個詞章專家，還會畫得幾筆墨色山水，雖不能稱做大家，卻也是高超笑法。浙江藩台丁潛生方伯最賞識他的畫。那丁方伯卻是個畫馬的大家。曾邀宸賞。所以邵老爺一經丁方伯說好，就沒有人敢說印不好哩。因此得由他自高價值。畫張扇面要四兩銀子，少一個錢不興。後來畫上鬧起交涉來。這且慢表。

且說當日接到了車孝廉的信，這是例行公事。便派了兩檔差役，內中有個叫錢金的最有能耐。又傳了該都地保，一併交給蕭任帶回聽用。須臾到了船上，地保、差役叩見了車孝廉。車孝廉裝著一臉子不好說話的神氣，便大刺刺的道：「先弔某某等十家的牙帖來查驗。」地保、差役一迭連聲答應著。沒一頓飯時，地保、差役帶了十個人來，內中只有三個把牙帖呈上請驗，車孝廉約略一瞧，便叫退去，明日蓋戳來領。其餘七人都空著雙手拿不出牙帖，異口同聲的說道：「商人等都是伙計，牙帖是東家收著。東家有事出外，求大老爺寬限一宵，明日等東家回來，取出呈驗。」

車孝廉明知搪塞，便板著面孔，架起官話道：「不興！誰有工夫等你們，限一個鐘頭一併弔齊驗看。」那七個商人一味求恩寬限，其實鬧的老把戲。不提防車孝廉被竹虛和尚教了一著新樣的棋了，便鼻子裡哼了哼，道：「本委不比別人，什麼都明白。」便拉長了嗓子叫一聲：「來人！」眾人答應了一聲「者」。車孝廉道：「拿封條伺候！」那七個商人吃了一驚，又打伙兒求恩。車孝廉道：「這會子弔不到牙帖，自該發封，驗過了牙帖，自然啟封。」說著便標了七份封條交給蕭任，同著地保、差役，立刻發封。那七個商人還想求告時，車孝廉朝著房艙裡一踱，蕭任便狐假虎威吆喝著同地保、差役押著七個人一起去了，排家的貼上封條。一會兒，蕭任回來，笑嘻嘻的拿著一卷錢票悄悄的給東家孝廉，瞧車孝廉一點，齊巧一十四弔。驚喜道：「這是那裡來的？」

蕭任悄悄的道：「這是那發封的七家鋪子裡送的，每家兩弔，恰恰一十四弔。他們再三探問小的老爺姓什麼？叫什麼？那裡人氏？同尹大老爺還是親戚？還是朋友？歡喜的什麼？問個不了。小的只得說了。」車孝廉忙道：「你說些什麼？輕易說不的呀！」蕭任道：「小的豈不知道？竹虛和尚不是說過的嗎？所以吃小的掉了個謊，道：『我們老爺是尹大老爺的妹夫，最歡喜喝酒，最惱的是抽大煙、玩姑娘。』」車孝廉大笑道：「怪猴子靈得很。但是只說同尹大老爺親戚就是了，何必是要說尹大老爺的妹夫呢？這句話豈是亂說得？倘使吃尹大老爺知道了，豈不難為情？」

蕭任道：「尹大老爺那裡會知道呢？然而這麼的說了，他們知道老爺同尹大老爺是至親郎舅，非比尋常。將來設法釐稅上的勾當，不來和老爺商量，不去找誰嘍？」車孝廉拿著一十四吊錢票，翻來覆去觀玩不已。嘴裡說著：「也說得是。去歇歇罷。」蕭任答應著，只不動身。只拿兩雙眼睛盯住在鈔票上。車孝廉翻弄一會兒，意思要收起來。蕭任道：「回老爺的話。」車孝廉認是蕭任已退去了的，所以倒驚了一驚。道：「咦！你還沒歇歇去嗎？」

蕭任便答應了幾聲「者者者」。車孝廉道：「你要說什麼？說呀！」蕭任囁嚅道：「那……那……那一十四弔。」車孝廉聽他說到這一票上來，便道：「這是我的。我老爺原要他們四吊錢一家的，既然你收也收了，我也不肯多說了！」蕭任聽了，便轉了個念，又答應了幾聲「者者者」，肚裡暗暗冷笑，後躺去睡了。且說那七家鋪戶，打發蕭任回去之後，立刻去找了行董，「天和糧行」老班徐蘭薰。那時兒，蘭薰已睡了，聽說驀然間到了查驗部帖的老爺，已發封了七家鋪戶，忙起來，跑到店堂裡會了那七個商人，嘴裡嚷著：「怎地來得這麼快！我正預備這件事了，倒不防今兒就到了。光景這人很利害呢！」那七個之中，有叫王三的道：「瞧這車師爺很在行的，而且胃口倒不小呢！至於這麼著的雷厲風行，一點不用情似的。其實辦清公是沒有的，光景總比歷來要多花幾個，卻不免了。」

蘭薰道：「可曉得這位師爺是何等樣人呢？」王三搖搖頭道：「倒不小呢！據說是個舉人底子。同老總是郎舅至親，最壞的是但不過歡喜喝幾杯酒，軟硬工夫都不吃的這也罷了。倒是那一條煞手鐮，偏偏是最狠的。」蘭薰道：「你聽誰說？」王三道：「他帶來的蕭二爺說。」蘭薰又道：「你們給發了多少錢呢？」王三道：「按著老例，每家送兩弔鞋襪錢，我們共是七家一十四弔。」蘭薰聽了皺著眉道：「糟了，糟了！今番他們不按著老例行去，我們也要破除老例，興些新例出來呢。你們想呢，不動封條送兩弔。這會子加上兩條封條，也是兩弔嗎？並且封條的一件東西黏上去是很容易，撕下來卻極煩難。」王三等聽了發急道：「那末怎了？董事先生終要替我們設法呢。」蘭薰道：「諸公且請回，我有道理，明日飯後聽信吧。」說著送了七個人出去。回到房裡，同他老婆說道：「我交運了！」老婆詫異道：「聽說這會子的師爺不比往常的好說話。該是倒灶，那裡是交運哇！」

蘭薰道：「咳！你知道什麼？我二十歲上便接充了這裡的行董。當時節，一年兩次，那一次不賺兩三百吊錢。不料到了今日之下，那般師爺們愈弄愈不成話了，跑到這裡來，老實也不說要弔牙帖，來賒一賒。只消給他兩弔、三弔拿了就跑，十弔、八弔也是捧著走。許多行家看得很容易。我這董事竟用不著了。師爺來一趟，終不過賺他一二十吊錢，已算我有能耐的了。這會子，弄到這個壞東西來，瞧我本事吧！怕不大大的賺一票呢！」

一宿已過。次日一早，料理一回，便換了一套新衣服，叫小使兒拿了帖子來拜車孝廉。車孝廉還在被窩裡睡得正濃。蕭任問了來歷，說是糧食董事。便回道：「老爺見客還早，須到飯後三點鐘，只怕還拿不穩呢！」蘭薰知是鴉片煙大癮，昨兒的話，明明是假。便同蕭任拉起交情來，一定要邀到岸上去吃點心。蕭任一口答應，囑咐了同伴幾句話，同著蘭薰上岸。望正街上月華樓大酒館雅座上坐了，滿口的叫蕭任「蕭大哥」，灌米湯、拜把子。蕭任雖不是個雛兒，然而那裡經得起這麼的搖惑，一頓飯吃罷，竟把車孝廉的全本地圖一齊獻了出來。蘭薰非常得意，便同蕭任約定三點鐘來拜會，蕭任還說：「一切事情，通在小弟身上，沒有大不了的。」

蘭薰又慰勸了一陣，各自別去。蘭薰便一直來到桃花嶺張家班，老相好小珠子那裡，定了一席酒，說是停兒請的是新陽釐金局裡的師老爺，是個舉人，見過大世面的。要十二分的應酬，將就不得。又說：「停兒叫師老爺同你的妹子小翠子結個線頭。」小珠子聽說同他妹子做媒，這是最高興的事。便把蘭薰灌了一陣子的米湯。蘭薰笑著走了。回到家裡，先寫個請帖，送到車孝廉船上。車孝廉恰已起身，還沒洗臉就打開煙具抽雅片煙。蕭任拿了請帖回道：「糧業董事徐老爺的請帖。請老爺的示。」

車孝廉雙眼模糊，瞧是「假桃花嶺的張家班。」車孝廉微微的一笑道：「這人還有趣。」蕭任又道：「徐老爺早上來拜過的，只是忒早了，小的主意便擋了駕。」車孝廉忙道：「這又是你的不該了。我這兒來這一趟乾的什麼事？既是董事，那好不見他？豈不要白跑這一趟嗎？」蕭任道：「回老爺的話，老爺說的，每個鋪子捱派四串錢。這裡共是七十三家，該是二百七十二串錢。然而七十三家裡面到底不見得通沒牙帖的。想來還是捐過牙帖鋪戶多些呢。所以小的想來為數有限，也不必是要董事出場，就是小的還辦得到。因此擋駕不見。」車孝廉直跳起來道：「呀呀誰說帆串錢哇？」順手一個巴掌，接著又抬起腿子踢了一腳。蕭任喪喪著臉跑到船頭大聲道：「我們老爺說：『沒工夫赴席，謝謝！』」

車孝廉聽了，也不顧什麼，趕出來道：「我老爺一準到。你們老爺倘沒事請過來談談。」那些炮勇、巡丁都哄然大笑。車孝廉把蕭任恨極了，想送到分司衙門打一頓板子。仔細一想，乾不得。如今正在用人之際，倒要安慰他才是正經。瞧「錢」的面子上，說不得主子、奴才了。於是抽了一陣大煙，癮已足了，便心平氣和了。趁著吃飯的當口，把蕭任帶了幾個炭箕子。蕭任得風便轉，認了許多不是。到底把一十四吊錢嘔了出來，蕭任方才肯招認不是的。須臾，徐蘭薰徐董事到來拜會。車孝廉連忙吩咐：「炮船上

放四門銃，迎接他老人家。」跑到船唇，打躬迎入。瞧那徐蘭薰只道是內地商場董事，要不過是土老罷哩。豈知不然。瞧去年紀比著車孝廉略大四五年；年紀大約在三五六來往，衣裝舉止頗有江南容狀，並無一點鄉呆之氣。請教籍貫，原來是江蘇常熟人。不過他是生長於韋陀鎮的。他的老太爺，原不是商人，卻是雲陽知府衙門辦刑席的。後來年紀也老了，錢也有了，於是在韋陀鎮上買了一座住房，兩三千畝田，就住牢了。因此糧業中舉他的董事，他便設了個「天成」舖子。蘭薰在二十歲上，老太爺故世了，便接充了這董事。今兒也有十五六年；也算老資格了。然而從沒曾炮船上放銃迎接的禮數，心裡更是明白。讓到中艙，分賓坐定。蘭薰寒暄了幾句，便假意問了車孝廉的爵裡。車孝廉揚揚道：「兄弟是甲午秋闈，僥倖第十三名經魁，又邀異數，奏保經濟特科。原保大臣是皖撫黃中丞，大方考吏侍湯老師，濫竽充數，慚愧！慚愧！」

蘭薰肅然起敬道：「徵君盤盤大才，名動公卿！現在時局艱難，需才孔亟！老夫子一時人傑，上報朝廷求賢之意；兼慰中丞等知己之感。何圖抗節徵車？獨標高致，亦是加人一等之識見也。兄弟真真佩服！佩服！」車孝廉謙了一陣。蘭薰又道：「兄弟原籍江蘇，兩江本是同鄉。況且同一貢院，兄弟同老夫子曾經聚過幾次了，只是當年無緣交接罷哩！」車孝廉道：「老哥原是吾道中人。」越發的投機起來。又邀到房艙裡面，抽煙攀談。蘭薰笑道：「老夫子，這個有癮嗎？」車孝廉道：「荒唐。倒是新近有了幾口了，頭裡沒有禁煙的日子，兄弟倒不過抽幾口玩罷哩。如今禁煙的飭令一日緊似一日了，兄弟的癮也一日牢似一日了。老哥歡喜這個嗎？」蘭薰道：「兄弟是家傳了。從先祖手裡就合家男女沒有不抽幾口的。就是賤內，他是這裡人，初過來的時節，那是把這『福壽膏』深惡而痛疾之。不消兩三年，竟然刑於化及了。」車孝廉更加合式了，便取出頂好的南煙來，請蘭薰吸。又道：「老哥的氣色倒瞧不到，是宿癮了？」

蘭薰道：「不瞞老夫子說，兄弟是慣用馬蹄土的，就是印度『陳冬班』，還不要哩。」說著喊了一聲「來」。小使兒答應著搶上前，便向懷中掏出一個大牛筋盒，結著紫線絡子，足足裝著三四兩膏子。道：「這是兄弟自己熬的馬蹄土，請老夫子嚐嚐。」又道：「到底馬蹄土不上臉。兄弟雖是二十來往的老癮了，然而一天也不過抽三錢膏子足夠了。倒是賤內終要兩半把一天呢！那末臉色也一點不改。至於賤內，雖非絕色，其實還不醜。人家聽說這麼大的煙癮，一定是個雞皮子。老夫子，倘然不信，叨在知己，又是大同鄉，不妨『出妻見子』。只怕老夫子見了，幾疑是兄弟的小女哩，不是賤內呢！」車孝廉連說：「應得過來奉拜。老兄幾位令郎？」蘭薰笑道：「『出妻見子』原是說順了口了。兄弟還沒有呢。」車孝廉聽說沒有生過兒子，益發的手舞足蹈起來。蘭薰更是又喜又惱，喜的是，這種人容易收拾；惱的是，如今官場上的朋友愈不成個樣子了。抽了一會子煙，便邀著車孝廉一搭地張家班子去赴宴。要知端的，且聽下文分解。